



# 高雄演義—— 文學高雄「看不見的城市」

文、圖／李友煌（文字工作者）

城市，就像夢一樣：一切可以想像的城市，都可以入夢

## 一、文學演義高雄

如果說，高雄能有什麼不同，那絕非什麼超凡卓越的物質條件造成，因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代社會裡，不只是台北和高雄，即使是國與國之間，城市風景亦早已大同小異。真正能讓高雄與眾不同，能讓高雄成為高雄的，恐怕只有人文的力量，而文學又是所有人文力量中最擅於編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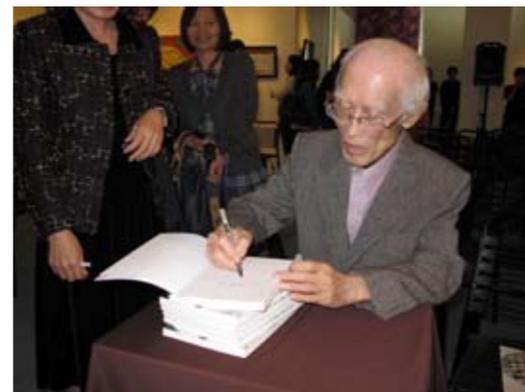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當大蒙古帝國忽必烈大汗覺察到，馬可波羅口中，探險歷程造訪的城市，「彼此之間很類似，似乎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移轉，不是旅程，而是元素的變換」，大汗不再聆聽，並打斷馬可波羅的敘述。馬可波羅不得不向大汗解釋，「你感到歡愉，並非由於城市的大七奇觀，或七十個奇觀，而在於它回答了你的問題。」

城市回答了人們的問題，使人們感到歡愉。這也是這位來自威尼斯青年馬可波羅對大汗所做的事，也是全書主軸。透過敘述，藉由書寫，作家、文學家可以

讓城市開口說話，回答人們的問題，滿足人們的欲望，城市因而活了過來，活在人們的現實與記憶中，即使它沒有一磚一瓦值得炫耀，仍會閃閃發光，洋溢獨特的魅力。

當然，高雄並非沒有一磚一瓦值得炫耀，文人筆下，高雄的一草一木，腳下的一顆石子、一條路，眼前的一座山、一片雲，都充滿情感與記憶。自然景觀或許只花上帝七天中的一天功夫，作家協助開創的人文景觀、文化地理，則是歷代作者持續書寫耕耘這片土地、這處空間，層層積累，又不斷刮除重寫的結果。人文地景就像一張陳年羊皮紙或不朽的複寫紙，城市和作家以生活結合，其成品便是文學。

文學高雄再現的並非肉眼具體可見的城市，而是有如卡爾維諾筆下「看不見的城市」。「看不見的城市」並非城市的倒影，也不是新舊雙子城；「看不見的城市」常常取代真正的城市，使真正的城市成為看不見的城市，虛實游離，這就是文學。



文學與高雄的第一次結合，已不可考，那極有可能是某位西拉雅·馬卡道的獵鹿人奔馳於菅草叢中的嘖嘖或謳歌，然後消散於春日風中。不過，我們仍可透過對地景羊皮紙若干即將湮沒線索的層層追蹤，捕捉神似的原始風采：

我愛汝美貌，不能忘，時時想念。

我今去捕鹿，心中輾轉越不能忘，待捕得鹿，回來便相贈。

這首新港社〈別婦歌〉，簡直可以視為台灣「詩無邪」，台灣版的詩經國風。新港社雖位於台南，但與高屏平原的馬卡道平埔各社具地緣關係，同為西拉雅族。獵鹿人歌謠幸而以文字留存於清朝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採擷中，而隨著移民墾拓，數百年來滄海桑田，平埔族漢化，梅花鹿絕跡，城市取代荒野，水泥叢林的高雄成為現代人的生存空間，過去的人文與自然景象消逝如煙，只有文字依然堅定，具有起死回生的魔力：

古老照耀於青春的額上，一尾尾  
史前魚游進後現代  
唱罷幾回，你  
斜入非洲科拉琴的草原中啜飲滿天紅日  
而西子灣海潮澎湃  
沙漠近在窗外。飄忽不定的  
Sakoyi 今安在  
西拉雅人持矛逐鹿沒入野構林掩映的地鐵口  
一頭雄獅囚於柴山水泥房  
獅鬃怒蓬  
眼神哀傷

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時空場景及人文歷史的錯位疊合，詩提供了線索與情態，供讀者循跡追蹤、想像、開展，城市遂得以擺脫單調枯燥，更具魅力。從荒野到城市，從16世紀西拉雅麻達的思春情歌，到21世紀現代詩人的創作，文學依稀彷彿，卻不絕如縷。

## 二、地誌書寫的背後

從質樸的民間文學、口傳文學出發，在時間大流下，不僅文學形式持續演變，空間（地貌、場所等）也不斷更易。台灣最早的文學是原住民口傳文學，略去荷西殖民政權，明鄭及清朝時代在台灣誕生大量的宦遊文學，其內容涉及空間再現者頗多，這些文言形式的古典詩文、作家文學，反映了中國文人對蠻荒台灣的想像、喜惡、怖懼與馴服心態。

對台灣空間的書寫，一直要到本地文人出現，才有不同觀照產生，但這也並非一蹴可幾。清乾隆15年（1750年）舉人、鳳山縣詩人卓肇昌〈觀音山〉一詩中說，「雲行老樹青龜過，雪落長溪白鳥歌」，惟觀音山位於今高雄縣近郊，高僅百餘公尺，「雪落」之說，純屬詩人過度想像。而其〈過朝天嶺〉詩曰：

不識朝天路，天門半面遮。  
白雲趨馬嶺，僻塢躍魚蝦。  
出谷飛煙薄，穿林度日斜。  
崖崩迂客路，木落見人家。  
野鷺喧秋壑，山橋枕淺沙。  
前村烏柏熟，呼酒且須賒。

一幅山村風情畫幽然映現，其中已見人間煙火。清朝鳳山縣範圍包括今之高雄縣市，朝天嶺離舊縣城

三十里，舊城在今之左營，新城在今之鳳山。文人寫景，有所謂八景詩傳統，台灣八景之外，亦有各地八景，鳳山八景即：鳳岫春雨（今鳳山丘陵）、龍巖冽泉（今柴山）、淡溪秋月（今高屏溪）、球嶼曉霞（今小琉球）、岡山樹色（今大崗山）、泮水荷香（今蓮池潭）、翠屏夕照（今觀音山）、丹渡晴帆（今高雄港）。不過，八景詩不論描山摹海大抵複製中國山水畫審美觀，在地情懷稀薄。

一個世紀後，打狗開港設關（1864年），西洋人再度履臨，船堅砲利，態度依然倨傲。1870年間，擔任英國駐台打狗海關官員的必麒麟（W.A.Pickering）有段描述打狗風光的文字，「帝國之眼」凝視下的自然人文景觀，喜惡摻雜：

打狗呈現出普通漢人城市慣有的令人嫌惡的特質。這個城市主要由漁民組成，偶而可遇見外國人半歐式住宅，四處都是竹子和榕樹林，即使在荒蕪的沙地上也不例外。……河邊有一些熱帶植物，如林投樹、棕櫚、含羞草等等，並以各種色彩與姿態呈現。往內陸走，出現一片肥沃的平原，種植著綠色的稻子以及甘蔗，還有一叢叢的翠竹點綴著，偶而遇見一個小村莊，遠處看來，景緻如詩如畫。最遠的邊界是一條低矮的山脈。

1880年代，法國歷史學者英伯哈特（C.Imbault Huart）《台灣島之歷史與地誌》書中也描述到打狗風光：

打狗的風景，曾經遊歷過台灣府的人都頗為欣賞，位置較偏南的打狗更富有熱帶的風格。在海灣的西面邊緣，我們看到一些美麗的灌木叢和芭蕉樹，而另一邊岸上的景色卻更加明顯，令人想起美麗的錫蘭島；那兒有著柔莖的修竹、舒展的棕櫚樹，以及熱帶所特有的含羞草。稍遠處是一片富庶且耕種得很好的平原，點綴著肥美的甘蔗田和風光如畫的小村。

帝國眼皮下的異國風光是美麗的、田園是富庶的，但居住其上的人民則是「令人嫌惡的」，是配不上這片土地的，因此衍生出教化有理、殖民無罪的占有心態及掠奪行為，不難想見。地志不單純是地理的紀錄與描寫，它還再現了書寫者的情感與意識型態。

### 三、海洋高雄

1895年，中國割讓日本，台灣走入另一個命運階段，面臨猶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言「被拋棄在世上」的處境，無父無母的孤兒的悲情湧生，「存在」第一次成為問題，「自由」成為選擇與責任。但何其不幸，台灣民主國兵敗如山倒，台灣第一次體驗自身存在的時刻，卻也是喪失自由、陷入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開始。

1916年，日人規畫興建「壽海水浴場」（即今之西子灣海水浴場），一時遊人如織。在這現代化休閒設施的海水浴場，鹽分地帶詩人郭水潭寫下〈海濱情緒〉一詩：

但是 你看  
勇敢地向浪濤挑戰  
在海中撒網打魚的漁夫們燒紅了的臉  
是不可侵犯的健康壯美的榮譽  
處於大冒險之前  
有如神一般的謹嚴……

在稍微浪靜的淺海處  
這裡是患了世紀病的文明弱者  
在海濱沙灘轉滾或蹲在水湄  
害怕太陽激烈的憤怒  
試著逃避到海 貪婪貴族的安逸

詩中以漁夫與戲潮人對比，表現出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鄉土與傳統的眷戀，以及對現代化既迎又拒的複雜矛盾心態。

殖民統治下，以剝奪為目標的台灣現代化進程勢不可擋，高雄港快速成長茁壯，三次築港計畫從1908年持續到終戰。1920年，總督府將打狗改名為高雄，寓「高躍雄飛」之意，打狗港同時改名為高雄港。然而，與「陽剛威猛」的官方論述不同，摩登表象下，詩人水陸萍再現的高雄港，水手、妓女與慾望浮沉於時代波濤，官能又頹廢，宛如另一座陰性的高雄城：

森林的巴克斯酒神載著年輕人的靈魂，油布床上奏著港色的輪巴，少女做著朱色的呼吸賣愛。年輕人求著桃紅的彩色於一杯酒裡。

貨船一早就起錨。

胡琴和燭光圍住一個女人閃爍著。  
年輕人唱了「我的青春」

旗後的山在黑暗中把女人吸起又吐出而叫著。渡海港的駁船上少女總是以紅色長衫招著海港的春天。水手和色慾……酒色的冒險 以年輕的熱情迎接了青年人的體力。今天青年人也懷著注射器渡過海港了。

貨船和女人使海港像波浪一樣浮動。她的愛就是貨船。她就是貨船的情人。  
海港們在夜的風貌中擴展觸手緊擁著時代的波濤。  
——在高雄

海洋在高雄地誌書寫中向來占有重要地位，這反映高雄海港城市特殊的空間屬性與位置。港口是經貿、軍事、文化及人口進出、交流、匯聚之地，影響城市性格甚巨。台灣位處東西海洋交通的十字路口，而高雄又是這路口的匝門，高雄的海洋性格自始即存在，並反映在移民文化上，歷代移民在這裡上岸，在羊皮紙上留下足跡，連西拉雅、馬卡道亦為數千年前遠渡重洋而來的南島語族。

戰後，漢民族大遷移再次發生，兩百萬外省籍軍民避共來台，再次從結構上改變台灣人口組成，產生悲劇（如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也擴大、豐富了台灣生命共同體。這批新住民散居全台各地，高雄亦為其落腳處，環繞著左營軍港的軍眷區有一群軍職詩人組成創世紀詩社，開展戰後的超現實主義詩風。以洛夫、張默、痲弦為主的創世紀同仁當然不知道日治時期楊熾昌與日人合組「風車」詩社，提倡並實踐超現實的過往；因為扎根不深、居住不久，對高雄的認識與情感不深，軍職詩人並未留下太多在地書寫。一直到學院詩人余光中及海洋詩人汪啟疆出現，這樣的情況才有改變。余、汪二人至今仍居高雄，為港都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作：

讓春天從高雄登陸  
讓海峽用每一陣潮水  
讓潮水用每一陣浪花  
向長長的堤岸呼喊  
太陽回來了，從南回歸線  
春天回來了，從南中國海  
讓春天從高雄登陸  
這轟動南部的消息

讓木棉花的火把  
用越野賽跑的速度  
一路向北方傳達  
讓春天從高雄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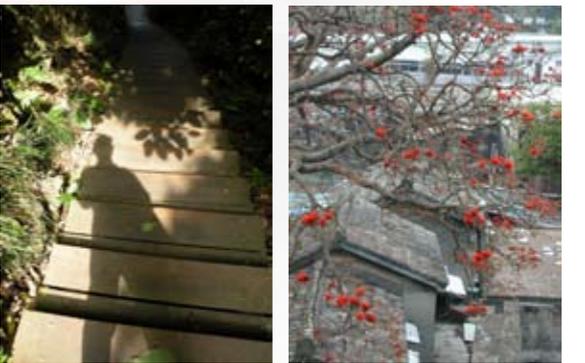
### 四、為土地發聲的城市書寫

文學不能只是壁上花，文學具有社會實踐能量，可以具體回饋社區，保護或改造地方。1990年代以高雄為中心，「南方綠色革命」興起，成功守護柴山及衛武營、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等，就是文學參與環境生態保護運動的例子，而藉由文學的發聲，不僅呵護了土地，也站穩了台灣的主體性。

從柴山、愛河、衛武營，到美濃、高屏溪，南台灣許多民眾投入這一波地方自然生態環境的搶救志業，其中主導提倡此一綠色運動者，不少人兼具作家身分，如曾貴海、王家祥、吳錦發等；透過文字書寫推廣綠色理念的同時，他們也為高雄「文學地景」開疆闢土。

從土地現下所受的威脅出發，作家以在地情懷回顧這片濱海之地的歷史與人文，除發展出一種人與土地密合的環境倫理，其作品並富含主體意識與本土政治認同。王家祥堪稱此一脈絡的代表性作家，上承70年代鄉土文學餘緒，以自然寫作銜接歷史小說，不斷朝台灣主體性建構的目標前進；而高雄海岸山林——柴山，成為其追索及操演人文歷史的主要地理舞台。

馬卡道族踏血夜奔  
一五六三，「中國海盜林道乾，遁入台灣，都督俞大猷追之。……道乾既屋台灣，從是數百人，以兵劫土番，役之若奴。」——連橫·台灣通史  
火槍朝打狗山的海岸猛轟，打狗山西拉雅馬卡道平埔族人第一次見到世界上竟有這麼強大的殺人武器。族人忙著搶救傷患，躲入叢林，並用刺竹構築防禦工事。





但是，怎麼抵擋海盜林道乾的火器和邪惡的燒殺之心。

許多男女老幼倒臥在柴山的樹林步道和海岸邊。海盜們強暴婦女，捉拿人當奴工，又將族人的血液混合泥灰，塗滿船身，用以避邪！

打狗山海岸的巨波白濤捶擊著珊瑚礁，四週盡是沼澤、淺湖和紅樹林悲憤的控訴，激起苦難的和聲。（中略）

原本屬馬卡道族的美麗山海被中國海盜的火槍炸成血海，染紅了南台灣最初的血印。往後到來的清兵、閩粵移民、荷蘭人、鄭氏兵馬、日本人和華人，依循著愈走愈寬的血路一步一步的清除沼澤、紅樹林、林投、樟樹、天空和河流。

原住民充滿血淚的衰敗史不正也映照著台灣山林生態的浩劫史嗎？

曾貴海此文從環境解讀殖民歷史，已具有「生態殖

民主義」(ecological colonialism)的洞見。王家祥由已遭破壞、難以復原的自然環境現場回溯最初曾有的美好時空，以歷史小說「緝拿」殘害原住民及破壞生態環境的元兇。他的〈山與海—打狗社大遷移〉小說，即以歷代史書方志記載海盜林道乾屠殺打狗社原住民的歷史為本寫就，亦即曾貴海這段文字所闡述的。

王家祥把自然觀察的心得與體悟，融入對土地空間的田調史料與歷史想像，時空揉合，發展成既虛又實，視野遼闊，本土關懷極強的「台灣歷史小說」、「台灣奇幻小說」及鬼故事等創作，《山與海》中的〈山與海—打狗社大遷移〉及《金福樓》中的〈柴山99號公車〉更集中書寫高雄柴山一地。

談高雄文學，不能遺忘台灣文學的精神導師葉石濤，移居高雄的葉氏完成劃時代的《台灣文學史綱》，成為高雄文壇中心，以其具體影響力，為城市文學造景造山。其晚年，即使身體再耗弱，身心再疲困，仍不忍文友失望，勉力參與一場場文學活動，從高雄到全台灣，甚至美國日本，席不暇暖。他居住的左營蓮池潭畔有條「高雄文學步道」，葉老心語鐫刻石上，長伴市民遊客。葉老已成港都不朽的文學風景，他人生第一首詩〈每天都是春天〉就獻給高雄：

我在高雄從來不覺得冷  
從早晨到晚上  
從年頭到年尾高雄都是春天  
在這高雄永遠的春天  
我非常快樂

## 五、城市活在人們的欲望與恐懼中

那未下水的學生們急著要救援掉下去的兩名友伴，於是四五人手牽手打算連成人鏈下水去拉上友伴，救生員仍然大喊，要他們全部上岸，但已經來不及了，那岩盤附近的強大漩渦如同會登岸吃人的駭人怪物一般，（事實上確實會登岸啊！在島民的傳說裡，這些漩渦是有意識的，雖然生活在水裡比較愉快，但打算要吃人的時候，即使是風和日麗的日子裡，還是會忽然地湧上來。餓了太久時，甚至會越過海岸觀光公園、馬路，衝進海產大街裡將人捲入海中。）將以為自己仍然好好地踏在岩石上的人們全拉了下去。這就是海與島真正的關係啊，彼此都是怒目相向地對峙著，哪一方一個不小心，把眼睛錯開了，就會被對方給吞滅掉，這就是島與海的生活啊……

盛夏高雄，濱海充滿魅惑，也步步危機。旗津子弟王聰威魔幻寫實手法下，海彷彿擁有殺人意志的怪獸，餓了就要上岸吃人。《複島》〈渡島〉一文，王聰威虛構一座暗存於現實旗津之下的地底島嶼，其時光仍停駐於日治殖民時期，虛實掩映、時光疊合。歷史縱使被裡入地底，也不會消失，甚至有反客為主、假到真時真亦假的可能，就像《看不見的城市》裡的優薩匹亞(Eusapia)地下城，映現城市居民的欲望與恐懼。

文學的可貴就在於它擁有虛構(fiction)的特質，但又非全然的虛構，作家遊走翱翔於虛實之間，見人所見亦見人所未見，洞燭世事，豐富讀者的人生。

城市，就像夢一樣：一切可以想像的城市，都可以入夢，但是即使是最預想不到的夢，也是一個隱藏了欲望，或者相反地，隱藏了恐懼的謎。城市像夢一樣，是由欲望與恐懼造成，即使它們的論述線索是祕密的，它們的規則是荒謬的，它們的觀點是欺騙的，而且，每件事物都暗藏了其他東西。

城市孕育文學，文學創造城市，兩者緊密結合，循環滾動，吸納增生。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確給人們許多超越城市固著空間的想像，但我們往往遺漏一個重大訊息，那便是身為故事主述者，馬可波羅「旅人」的位置。是的，旅人，因旅人漂移不定，城市才擁有、才能被開發出多重多樣的可能。因而書寫城市的作家不能失去游移的靈活性，不能被城市網綁。一個被城市網綁的作家，只能依照城市的話語，城市告訴他的故事來書寫，這樣的城市書寫將千篇一律。



城市需要書寫，但不需要溢美。沒百分之百完美的城市，城市的醜惡與陰暗更需要關注。一座城市可以逼近偉大，但不能以偉大自詡，因為偉大絕非物質文明可以單獨成就，而偏偏人類常以自物質文明印証偉大。相對於台北的大量書寫，高雄猶如一塊皺褶尚未盡情開展的處女地，等待有心人鋪陳耕耘，賦予其獨特的城市魅力。■

- 1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1993)，頁59。
- 2 有關平埔族歌謠，詳見黃叔瓚〈番俗六考〉所輯「番歌」，《台灣使榷錄》，1957，台灣文獻叢刊4，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3 李友煌，〈我們是不是太年輕〉節錄，《2005高雄世界詩歌節詩選》，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頁172。Sakoyi，薩鼓宜，西拉雅人手鈴。
- 4 西拉雅族未婚年輕男子稱為「麻達」。
- 5 見盧嘉德纂修，《鳳山縣採訪冊》，台灣文獻叢刊73(台灣大通書局，1977)，頁452。
- 6 見《鳳山縣採訪冊》，頁476。
- 7 見王瑛曾纂修，《重修鳳山縣志》，台灣文獻叢刊146(台灣大通書局，1977)。
- 8 吳永華，《台灣植物探險》(台北：晨星出版，1999.6.30)，頁53-54。
- 9 同上註。
- 10 郭水潭，〈海濱情緒〉，《郭水潭集》(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59-60。
- 11 引自教育部「歷史文化學習網」，2011/8/22讀取，[http://culture.edu.tw/history/smenu\\_photomenu.php?smenuid=107](http://culture.edu.tw/history/smenu_photomenu.php?smenuid=107)
- 12 水陸萍即楊熾昌，〈海港的筆記〉，《水陸萍作品集》(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頁102-103。
- 13 余光中，〈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夢與地理》(台北：洪範書店，1990)。「南方綠色革命」一詞，參見王家祥，〈南方綠色革命〉，《南台灣綠色革命》(台中：晨星出版，1996)，頁32。
- 14 曾貴海，〈序：潰爛之花〉，《南台灣綠色革命》(台中：晨星出版，1996.11)，頁11-12。
- 15 葉石濤，〈每天都是春天〉，引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行動文學館「高雄詩春」網頁：<http://sub.khcc.gov.tw/~action/spring/8.htm>
- 16 王聰威，《複島》(台北：聯合文學，2008)，頁207。
- 17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1993)，頁60。